

《离别七日情》（《谁来替我照顾妈妈》电影版）

作者最新感动催泪之作！

One Last Thing Before I Go



在我离开之前

〔美〕 强纳生·崔普尔 (Jonathan Tropper) 著

陈岳辰 译

什么是人内心深处最大的遗憾？

也许就是在你离开之时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亲人为之而动。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One Last Thing Before I Go

在我离开之前

[美] 强纳生·崔普尔 著

陈岳辰 译

ONE LAST THING BEFORE I GO BY JONATHAN TROPPER

Copyright:©1999 BY JONATHAN TROPPER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LLC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6)第025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我离开之前 / (美) 崔普尔著; 陈岳辰译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229-11189-2

I. ①在… II. ①崔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2730 号

在我离开之前

ZAI WO LIKAI ZHIQIAN

[美] 强纳生·崔普尔 著 陈岳辰 译

责任编辑: 袁 宁 钟丽娟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罗四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9.625 字数: 198 千字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89-2

定价: 32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生命，因阅读而美好！



如果你问我，在我死去之前最想做什么，
我会告诉你，我想做个好一点的男人、好一点的爸爸……

1

星期二，距离前妻再婚只剩下不到三周的时间，而再过几天以后，席佛就会觉得自己想通了，如他这般惨淡的人生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。大概在七年又四个月以前，狄妮丝因为诸多很有道理的原因与他离婚了。约莫八年前，他参与的弯雏菊乐团发行了第一张，也是唯一一张专辑，专辑里头的单曲《支离破碎》爆红，那年夏天好像全世界都一起唱着这首歌，于是他们跻身摇滚巨星之列。可是星星很快就陨落了，只能捕捉到一瞬间的璀璨——然后他又被抓了两次：第一次是因为酒驾，第二次是因为召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席佛很想向人解释，但他对那段时间记忆模糊，总觉得那只是某个口口相传、已经埋在历史中的遥远传奇。经过唱片公司的背后运作，主唱派特·迈瑞迪在单飞之后人气扶摇直上，贝斯手丹尼、吉他手雷伊和身为鼓手的席佛，只能灰溜溜地跑回了榆溪市，只能缅怀往日的荣耀，面对此后无望的人生。无处可去的席佛想回家，却发现狄妮丝已经换了门锁，也请好了律师，准备好了离婚。



逝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，总之，这个星期二已经是在犯尽无数错误的八年后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席佛现在四十四岁，身材走样、心情忧郁——只是他不确定有理由的忧郁是不是还能称之为忧郁“症”。至于理由到底是什么呢？或许只是悲哀、只是寂寞，又或者只是每天在苦闷中觉察到逝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

每个星期二，是杰克和席佛捐献精子的日子。

“那是婚戒？”

他们乘着杰克那辆已经有十年历史的宝马敞篷车在高速公路上驰骋，杰克注意到席佛手指上的戒指。杰克假装知道歌词似的跟着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哼唱着，席佛则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敲打膝盖应和节奏。两个人年纪相仿，也都在人生路上历尽沧桑，犯了一连串史诗级的错误。

席佛忘记摘下戒指了。他到底这么戴着多久了呢？几个钟头？说不定好几天了。他的手指从结婚那天就留下一个凹陷的印子，每回将戒指套进去，就好像机械零件那样密合，所以很容易就会忘记它的存在。被杰克这么一说，席佛懊恼地将戒指取下来塞进口袋，与零钱碰撞出一阵子叮咚声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，席佛？”杰克得扯嗓子大叫，不然压不过公路上的喧嚣声、车里的音乐和席佛耳边绵延不绝的耳鸣。席佛的耳鸣时好时坏，没找到什么治疗办法，也没听说有人为这种疾病办什么铁人三项或成立基金会做研究。反正他得一个人面对。

“只是戴着玩。”

“真的是结婚戒指啊？”

“不然应该是什么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还以为只是你出门时乱买的。”

“我没事干吗买假的结婚戒指？”

“那你都离婚十年了，没事干吗戴结婚戒指？”

“七年而已。”

“好，我接受纠正，那就七年吧。”

杰克脸上闪过一抹奸诈的笑容，仿佛在说“我比你还了解你自己”，而这总让席佛有个冲动想伸出食指朝他一边眼窝戳下去，然后绕过鼻梁后面，从另一眼穿出来，最后用力一钩，将他整张脸都扯下来。

“怎么了么，席佛？”

“还能怎么了？我都四十四了，还能捐精就能领到七十五美元，美梦成真哪。”

杰克冷笑道：“这可真是最好赚的钱了。”

即便与杰克相处久了，席佛还是怀疑他究竟是真蠢，还是装出来的。两个中年离婚男子的友谊起自于互相看不顺眼，谁叫他们好死不死都住在凡尔赛宫的同一层楼呢。杰克总觉得席佛一脸忧郁，席佛总认为杰克是白痴，而且两个人都说得对极了。

他们的目的地是布莱契皇家医学研究中心的分部，而辛勤的代价是一周有七十五美元的营养费。

这是个药物试验，是杰克在网络上找到的，据称是针对精虫活动力过低的问题开发非荷尔蒙疗法，不过是副作用也很多，比如情绪波动、头晕目眩，以及最奇怪的是性欲降低。而这所有的介绍就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，由试验负责人不带



一丝嘲弄地解释完毕。

没有人想了解那个经过工业用消毒水疯狂喷洒的小房间是什么模样。里头破烂的色情杂志连他都不愿意碰，因为不知道多少双黏糊糊的手曾经翻过。有一台小电视摆在摇摇晃晃的宜家的架子上，旁边的小柜子有几片 DVD。同样的，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坐下来看影片，只是站在房间中央、裤子褪到脚踝，心里会想着年轻时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女孩们。

但一如往常，在他真的射在样本杯里，塑料被碰撞出微弱的声音之前，尽管他再怎么坚定，脑海里总会浮现狄妮丝的脸庞。她蹙起眉头，流露出惯常的轻蔑，剥夺了席佛体内残存的那么一丝渺小快感。

伴随着最后的哀伤低吼与一阵紧缩，以及冰冷湿滑的湿巾，隔着杯子的塑料层，他指尖还可以感受到自己液体的热度——来自于他的东西里，也没几样还这么有生命力了。



2

已经完事的杰克在外头大厅与接待小姐聊天。那位小姐脸很尖、下巴长了内分泌失调所引起的成人痘痘，其实并不是杰克喜欢的类型，他只是喜欢与人混熟一些，才不会错失任何机会。

杰克是房地产中介员，习惯手指夹着名片塞在人家手里，那手法几乎和扒手没两样，只是方向反了过来，一个不小心对方身上就会多件东西。他讲话有点拽，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中——无论是要带对方上床，还是带对方去看一件殖民风格的独栋住宅都一样。其实呢，工作和钓女人对他而言是一体两面，在他还没离婚时就一直是如此，所以出状况也是迟早的问题。当时有个波多黎各女酒保趁他晚餐时间突然跑去他家里，用西班牙语骂得他狗血淋头，结果他老婆先是拿着厨房的肉槌追杀他，后来又带着一群律师将他团团围住——他岳父开了间律师事务所，聘请的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生。

“他出来啦！”杰克大声嚷嚷，想必接待处所有人都听见了吧：“你是怎么啦，该不会还先出去吃晚餐了吧？我差



点要叫薇琪进去救你了。”

薇琪浅浅笑了笑，看起来有些尴尬又有些生气，但好像也觉得这是种赞美。杰克的口才确实很好。

“我没事。”席佛将东西交给薇琪，两人视线没有相交，薇琪将支票塞进他手里，交易就这么完成了。虽然杯子本身不透明，但将自己的产物交到小姐手上，这个举动无论如何都令人浑身不自在。

“干得好。”杰克拍拍他的背之后，两个人一起走回午后的太阳下。

这就是我的人生吗？席佛在心中问自己，并且一如往常，压抑着没让恐慌发作。

许多人错误就这么发生了。

很难确认是从哪里开始的，这么多年来就在混沌中度过了，想要回头找到起点，就像要查出自己的皮肤从哪儿开始长起一样。唯一可以肯定的大概就是那些东西确实包裹着你，有时候还会觉得束缚得太紧了些。

不过错误的存在显而易见。而且是很糟糕的错误。光是看着他就可以意识到这点。

首先，他胖了。或许还不到所谓的肥胖症，也无法登上《时人》杂志的肥胖专栏，但依旧是胖了。而且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体适能训练……现在真的还会用“体适能”这个词吗？他也不确定。虽然还不到全面溃堤的地步，可是破洞渐渐扩大为裂缝：肚子越来越凸出、双下巴逐渐养成、一到夏天就得局部撒上爽身粉以免摩擦长出痱子。

然后为了遮掩爽身粉的味道，只好大量使用体香剂和卡
尔文·克莱恩永恒系列男性香水。他的用法是在空气中狂喷
一阵之后再走进那团香气中，就像小时候他妈妈做的那样。
于是呢，他成了一个身上有爽身粉味道、古龙水太浓的胖男人，
独自坐在曼尼美味比萨店里，把油腻的指纹留在其实根本没
专心看的书上，然后拿着餐巾纸擦拭胡子没刮干净的下巴，
余光偷瞄着走进店里的漂亮女孩。

如果有人觉得他很可悲的话，那绝对是正常的。就算怀
疑他有恋童癖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
所以他才又开始拿出以前的婚戒来戴。原因不在于他想
念狄妮丝，一点也不，尤其是狄妮丝老是质疑他的整体情绪状
态。不过呢，这个金戒指戴在手上就扭转了他的形象，仿佛
忽然间多了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。因为那意味着他有一个家，
家里有人看得见他的好，而且显而易见的，至少偶尔愿意与
他有肉体接触，好像这么一来，那些大缺点就变得微不足道、
不足挂齿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假如与美女搭上线的话，婚戒
这玩意儿就会制造麻烦，但其实这年头会让男性搭讪的女人，
通常不是那种会在意一枚婚戒的类型。



3

每次这样的交易以后，席佛习惯到榆溪市比较僻静的商业区一带，那里有间规模很大的独立书店叫做“最后一页”，他会在那儿打发时间。书店里附设一个小咖啡厅，席佛习惯点大杯的汽水，坐着看《滚石》杂志，利用这段时间补充他的体液。

莉莉会在两点四十五分出现。她将长发随意绑成松松的马尾，金色发丝在身后摇曳，就像彗星的尾巴。由于染过各式各样不同层次的金色，莉莉的头发已经看不出原本的发色，即使是发根的颜色也不至于深得形成两截。她将黑色紧身裤塞进黑色牛仔靴里，苗条的身躯罩着宽松的羊毛衫，背上背的吉他装在黑色盒子里，凸出的细长琴颈就像是忍者刀的刀柄。

席佛从自己的位子打量她，近得足以找到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：额头太凸出、鼻子太小显得脾气暴躁、牙齿排列不整齐，但其他地方组合起来还是不错，反而更令人想亲近。即便她人都已经从席佛身旁走到童书区了，他的视线还是没离开。

席佛深深地爱上她，即便事实上他们完全没跟彼此说过话。仔细想想，这样的纯爱是非常伟大的。假如有辆巴士朝她疾驰而来，席佛愿意冲出去为她挡下。另一个他愿意如此牺牲性命保护的人是他的女儿凯西，但他也很清楚换做是凯西，搞不好会大声叫好，毕竟这十八年来他都没有证明自己是好父亲。而且悲哀的事实是，或许真的为女儿一死，才能唤起她对父亲的爱——甚至就算是赔上性命，她也未必会被打动，因为女儿可能会觉得死了个笨蛋还比较省事。

他在一柜又一柜的书架间走动的样子鬼鬼祟祟，像个小偷，但已经可以听见莉莉弹出的轻柔吉他乐声，中间偶尔被咖啡厅那儿的煮咖啡机器发出的嘶嘶声干扰。每个星期她会来这儿两次，坐在矮塑料胶椅上，几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会在她身边围成一圈，一边吸果汁，一边跟着唱歌，一旁的外籍保姆们则低声用自己的方言聊天。

席佛站的位置正好是自我激励书籍区，在这里偷听不会惊扰任何人。《三十天让小腹平坦》《越吃越瘦》《自尊建立手册》——上亿美元的产业重点都放在改造人类上，但人类能否被改造这点仍有待商议。他假装翻着书，实际上则是偷看莉莉。她拨弦时全身都在动，柔顺的头发像帘子般垂落脸庞，她抬起头看了孩子们一眼，闭口歌唱。

过了一天，猫回来了。

我们以为它一去不复返……

但它回来了，

它不肯离开，唉唉唉唉……



但难解释这是什么奇怪的儿歌，莉莉的高音一下子颤抖、一下子平板，不过那歌喉带着一股热情，仿佛自肺腑挤出一首最真挚的情歌，将她灵魂深处对音乐的向往关注其中。可惜这首可笑的儿歌无法承载这么多，而她的能量满溢，填满了这个空间，也填满了他。那些小孩想必以前就听过，不成调地跟着合唱，但莉莉的声音比起他们更加高亢，扬升至天花板上的电风扇——在数位化的新世界里，这书店却还不肯放下旧时代的产物。一股难以言语的哽咽卡在席佛的喉咙，那是失去了从未拥有之物的矛盾感受。莉莉唱到第三段时，他已然情绪崩溃。

角落那男人发誓看见猫就开枪，
装了火药上了膛，
等呀等呀等着猫儿走过来，
结果发现他碎成九十七块……
但猫儿还是回来了。

歌声一阵又一阵地洗涤过他整个人，席佛看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、变成了什么。他躲在自我激励书籍区，却没有办法激励自己，他就只是个中年窝囊废，腿不受控制、耳朵嗡嗡叫，连心也痛了。他忍住的泪水，竟是源自于一个素昧平生、发自内心用力歌唱猫咪谋杀案的女子。

他感受得到自己正忐忑不安，也估算过自己心里或许还残存了最后一丝永恒真爱，但那必须先撇除他打从深处扭曲

歪斜的价值观才行。席佛喜欢过的女人已经超过他该有的份额。而且他一旦看对眼，用爆炸形容还嫌不够，根本就是神风特工队，拼了性命地往目标冲过去。最初他认为这种性格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后来却像是诅咒，现在他已经了解那只是自己身上的另一个缺陷。

席佛已经单身一段时间，超过七年了吧。孤单这种事情，超越某一条界线以后就不再只是种状态，而成为一种习惯。渐渐地，不必再看手机，不再思索为什么找不到想打过去聊天的人。然后不太在意发型，不怎么运动，不去想想明天是余生的第一天，因为明天与今天没什么不同，今天与昨天也没什么不同，昨天则像是拉出去的一坨屎那般臭得让人腿软。想要不发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别再期待人生会变得比较美好。

不过，席佛骨子里还剩余了那么一点点的抗拒，没有完全投降。他依旧相信“她”就在世界上某个地方。会有一个女子看得见松动龟裂的废土下，男人真正的模样，这个女人知道如何应付如他这般充满矛盾的神风恋人。除此之外，席佛还知道：假如他希望能再度好好睡一觉，心里的这一块原地千万不可以死透。

他第一个喜欢上的女孩叫做苏菲·金勒奥。她剪了个妖精般的短发，颈子上有号角形状的粉红色胎记。两个人第一次接吻，她轻轻发出的呻吟，带领席佛进入都仅止于隐约意识到的情欲世界。之后的几个星期，苏菲像是军队般占据他的脑海。两人在一起时，他们吻得火热，嘴唇都红肿脱皮，舌头仿佛要抽筋。但在某一天，那段关系结束了。席佛自己也不大记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根据统计经验，以及他试



图回想时肚子发冷、心中悔恨这些迹象来判断，可以肯定是他自己先避不见面，然后在女孩身上随便找了个无关紧要的缺点，不断地放大、放大，最后吞噬了自己。